



元 芳

以保... 规定... 吃... 都...
育... 到... 是... 点... 天... 有... 人...
系... 和... 是... 的... 个... 了... 乾... 的...
矿... 山... 提... 实... 有... 的... 无...
物... 起... 10... 系... 非... 性... 必... 事...
见... 纸... 中... 是... 入... 性... 间... 也... 不... 是... 不...
非... 是... 所... 始... 不... 群... 喻... 但... 是... 日... 另... 一... 种...
张... 以... 说... 李... 温... 的... 是... 张... 挥... 的... 法... 和... 比...
在... 章... 即... 曾... 西... 中... 人... 随... 时... 与... 我... 们...
高... 德... 生... 一... 说... 一... 说... 是... 面... 的... 一... 种... 情... 况...
便... 是... 请... 查... 而... 后... 看... 上... 来... 很...
在... 有... 另... 一... 种... 观... 点... 张... 一... 就... 是... 强... 调...
甚... 加... 心... 研... 究... 知... 道... 一... 方... 面... 我... 们... 在...
吃... 了... 一... 药... 便... 知... 道... 人... 的... 腿... 就... 是... 所... 以... 叫... 腿...
一... 方... 面... 强... 调... 腿... 的... 功... 能... 另... 一... 方... 面... 强... 调... 腿... 的... 形... 状...
既... 使... 腿... 的... 功... 能... 一... 样... 也... 只... 是... 另... 一... 种... 观... 点...
是... 否... 强... 调... 也... 不... 知... 道... 强... 调... 腿... 的... 功... 能... 和... 形... 状... 是... 否... 有... 关... 系...
张... 欣... 著

Chinese Best 50 Stories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一意孤行

张欣/著



艺
出
版
社

中国小说50强

中国小说 50 强

1978 年—2000 年

张欣 著

一意孤行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 50 强, 第 4 辑: 1978 ~ 2000/ 格非等著.
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
ISBN 7-5387-1574-6

I. 中… II. 格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72 号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~ 2000) 第 4 辑

一意孤行

作 者: 张 欣
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340 千字

印 张: 15.25
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4-6/I · 1510

定 价: (全 10 册) 285.00 元 (本册 32.00 元)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序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1	/ 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1	/ 第 一 章
23	/ 第 二 章
38	/ 第 三 章
55	/ 第 四 章
69	/ 第 五 章
84	/ 第 六 章
118	/ 第 七 章
141	/ 第 八 章
158	/ 第 九 章
194	/ 第 十 章
222	/ 第 十 一 章
310	/ 第 十 二 章
384	/ 第 十 三 章
420	/ 第 十 四 章
445	/ 后 记

第一章

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九日，大概是寒潮刚过，广州的天气潮湿且阴冷。那时的火车站尚未迁移，仍守在白云路的街角，每天艰难地承受着十分拥挤的客运量。

十六次列车驶进站台，但远没有停稳，乘客们便争先恐后地拿着行李，在过道上排起了人龙，还有的人探出头去，和站台上的亲友打招呼。

此时，刚刚过完十八岁生日的于抗美，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下铺，毯子盖着下半身。她的脸颊是消瘦的，五官端正，并不艳丽，梳一个整洁的童花头，眉宇间却有着成年人的凝重。急于下车的旅客都没忘记奇怪地看她一眼，抗美的妈妈孟梅，则守着车窗向站台观望、寻找，程天牧是答应来接她们的。

抗美既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目光，也不愿意看到母亲的焦急。她低下头去，重新打开手中的《红旗》杂志第二期，那篇《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》一文，她还没有看完，前面的一些重要章节，她划了红线。由于她是一个知青，所以她在列车

上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的作用。对面中铺的阿姨对母亲说，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得了，文化大革命把他们锻炼得这么成熟。

乘客都下得差不多了，孟梅才发现站台上的程天牧。他一身军装，领章帽徽殷红夺目，虽是疾步赶来，举止和目光照样沉着稳重。孟梅大声叫道，“天牧，天牧——。”

程天牧跳上列车，身后还跟着两个战士模样的人。抗美叫了一声程叔叔，孟梅没有说话，眼圈却红了，程天牧忙安慰她道：“首长说，先治病……”孟梅点了点头。程天牧这才俯下身去，背起抗美。

两个战士都争着说，还是他们来吧，程天牧道，“你们赶紧拿行李。”他们就真的去抢行李，让孟梅空着手。

爬在程叔叔的背上，抗美的心里感到很温暖。原先在五十七军时，程叔叔曾是父亲的下属，可他现在毕竟是军区司令员杨三虎的秘书，如果摆摆架子，别人也觉得很应该。可他是一个念旧的人，这在他刚才安慰母亲的神情中，抗美已经感觉到了。

他们坐上一辆伏尔加轿车，程叔叔说就是因为伏尔加车体宽，能放下抗美的病腿，他才要的这辆车，程叔叔是个非常细致的人。

轿车向陆军总医院驶去。

一路上，程叔叔一直在问母亲，父亲的情况，母亲便一一作答。

抗美的父亲于敬田，安徽人，小时候读过五年私塾，因脑瓜子灵，年轻时人称“小诸葛”。参军之后，他随部队转战南北，直到一九五一年随五十七军开赴朝鲜战场，便一直是杨三虎的部下。杨三虎当时是五十七军军长，非常能打。于敬田和孟梅都在文工团，孟梅唱歌，于敬田是团政委。一九五二年底，朝鲜战场

停止，当美军司令坐到板门店去的时候，于敬田被调到搬尸小组，负责交战双方的尸体交换。也就是在这两年，孟梅生下了两个孩子，分别叫抗美援朝。

后来，于敬田跟随杨三虎驻军唐山、进藏平叛，升至军秘书处处长，程天牧便是处里的干事。

一九六一年，于敬田被派到北京政治学院学习，孟梅和两个孩子也随他搬到北京，那时孟梅已转业，在三机部做一般的文员，抗美援朝是由兰州转学到北京。因那时进藏平叛的部队家属在兰州留守。

一九六四年，抗美援朝已经是北师大女附中初一年的学生了。这一年，杨三虎调入新疆建设兵团任副司令，于敬田和孟梅自然又跟到新疆，次年，于敬田响应军委的号召，就地转业脱军装，曾任农七师副政委，工二师政委，劳资科长、劳资处长等。而这期间，杨三虎又经过几次调动，最终到广州军区当司令员。

抗美援朝在北京读书，没有随父母去新疆。两年之后，文化大革命爆发，她便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，一九六八年底，她瞒着父母，报名到延安插队落户，她到派出所销掉户口，收拾好下乡的行李，才往家里拨了个长途电话。

这次抗美援朝双腿粉碎性骨折就是在延安修路运沙时，空架子车和拖拉机相撞，把她掀到桥下面去了。

伏尔加轿车很快驶进了陆军总医院，医生显然是程天牧事先联系好的，是外二科的科主任，人很清瘦，但两鬓斑白，他检查了抗美援朝的双腿，不禁皱起眉头。

程天牧也愣住了，因为抗美援朝的双腿不仅黑如枯柴，仅有手腕般粗细，而且左腿的外踝大得出奇，脚掌向里扭着，几乎有九十度，两条腿均接歪了，严重畸型，且根本不能打弯。

“这是在哪儿接的？”外科主任问道，孟梅忙道，“是在延安

医院，她同学给我写信我才知道出了事，赶到那里，已经手术后第四十八天了，是我给她拆开的石膏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……”外科主任道，“去复诊了没有？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情况？”孟梅道，“去了，我带着她找到延安医院，他们说她双腿粉碎性骨折，摔得那么重，没锯掉，没感染骨髓炎，就算她命大了。我说这以后还能走路吗？他们说不敢打保票，我这才着了急。”

是的，孟梅当即决定带抗美离开延安，回新疆治病。

母女俩几经周折，总算坐上安二飞机飞回新疆。

然而仍没有医院愿意动这个手术，因为风险大，万一动坏了，不好向病人交待。何况于敬田毕竟是一个兵团干部，医院的条件有限，也只能选择慎重。

于敬田虽是师级干部，但长年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，使他变得老实、木讷，不善言辞，生活相当简朴，没有什么关系网，更没有呼风唤雨的本事。他闷着头考虑了三天，终于决定写封信求助老首长杨三虎，只有这样，女儿才有希望站起来。

那时的杨三虎，在外人的心目中自然是位尊权重，就是在于敬田的眼里也是今非昔比，像他这样的部下又何止成百上千。再说，老首长工作这么忙，即便是有心，恐怕也难顾上，抗美的事再大也是私事……这样犹豫再三，他字迹工整地写了封信，于敬田的楷书是相当漂亮的。

不久，他们就接到了程天牧的电话。

外科主任叫护士来把抗美送去病房，之后他才对孟梅说道，“这孩子的腿得锯断，重接。”

孟梅的脑袋嗡地一声，仍咬着牙点点头。

住进部队医院的病房，躺在干净的床上，洁白的被单还散发着阳光沐浴后的气息。抗美的内心无法平静，她想起延安医院的

病床上爬满了臭虫，而当时她的双腿打着沉重的石膏，里面长了虱子，不能动，又抓不着，她就像一具活的尸体那样，任臭虫和虱子肆虐地咬她，吸她的血。

那是深冬的一天，大雪封山了。队里要派六个劳力去杨家湾修路。这活儿从来没有女孩子干过，抗美是个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，一心要好好锻炼自己，便缠着队长死说活说，队长没办法，只好派了她，又叫村里的女子三儿陪着。

三百多斤重的沙车用一根麻绳勒进抗美的右肩，三儿在后面推，抗美在前面拉，头都快拱到地上去了，抗美觉得还是使不上劲，腿肚子抖得直转筋，汗珠一滴一滴掉在腊月陕北冰冷的冻土上。一路全是上坡，两个女子脱剩了单衣，才把沙车拉到地方。

抗美揉着通红、瘀血的右肩，迎着北风，眺望延河以及两岸山川，心中充满了激情，她想，经过艰苦的磨炼，陕北的面貌将在我们手中彻底变个样。这太让人振奋了，她恨不得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出来。

中午没有吃饭，抗美和三儿一共拉了六趟，一般的壮劳力一天也只拉两趟。也就是最后一趟回来时，出了事。

抗美被抬上架子车，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，有乡亲认出她来，“是康家沟的……”“早起在粉坊，还唱山丹丹呢，是个好女子，害不得摔成这样……”

十五里路，两位大叔棉袄都跑湿了，才把抗美拉到甘谷驿。这时村党支部书记高志贵大叔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指挥几个壮劳力把抗美抬上公共汽车，看见她的双腿血肉模糊，腓骨小头露在外边，一搬动还稀里哗啦直响，高大叔的眼泪流了出来。

公共汽车上，抗美躺在高大叔怀里，心里一直默念着主席语录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……”为了不让三个大叔难受，她强忍着颠簸带来的剧疼，做出没事的样子。汽车走了一百多里路，

才算进了城。

在延安医院的手术台上，没有人看得出抗美是知青，她穿着开花棉袄，腰间系着麻绳，尤其她的伤口，血都喷到了墙上和医生的白大褂上，她都不吭一声，分明是个村里的女子。

手术是在 X 光下进行的，两条大腿从中部以下打上了石膏，抬回病房不久，麻药的时限过去了，抗美觉得两条腿的伤痛顺着骨髓，钻进她的心窝，她死死地抓住床栏，咬紧牙关，想打滚，不能动，想喊，可偏偏那个意识十分清醒：要挺住，要熬过去，不能叫，要像董存瑞、黄继光那样对待肉体遭受的巨大痛苦。

她的头不停地甩来甩去，手不停地敲打床板，三位大叔都吓坏了，高大叔去找医生，杨世春大叔颤声劝慰抗美，一边按住她的手，被她一把抓住，张口就咬，这一口咬在他胳膊上，隔着棉袄，居然都咬烂了，回到村里化了脓。

抗美的思路正一发不可收拾地想下去，却看见母亲和科主任一块进了病房，主任和霏地告诉她手术的日期，并叫她放心，是主任亲自主刀。同时，他对邻床的两个病人，也做了询问和探视，还亲自看了她们的伤口。

这使抗美不由地想起在延安医院时，主治大夫来查房，也只是斜着眼看看她露在石膏外的脚趾，如果变成深紫，就是需要截肢的标志和依据。他一句话也不说，神情十分傲慢。有一次，抗美在换药时听见有错骨的响声，第二天查房，请求主治大夫再透视一下，大夫连眼皮子都没抬，更别提理睬她了。这使抗美第一次想到下贱这个词，并且是用在自己身上。

延安医院的病区，每天沉浸在凄惨可怕的哀号声中，骨折的病人很多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修路压断了腿，由于石膏打得太紧，导致小腿坏死，必须截肢。那天何冀中从马家沟赶来看抗美，正好听到那个男人截肢后的惨叫声，恐怖地坐不住，又不知

说什么好，脑袋一个劲儿地短路，“抗美，我要是在这儿住几天，非神经错乱了不可。”

一个十九岁的婆姨摔断了腿，八个棒劳力走了六十多里路把人抬来，医生给她打上石膏四天后就让她出院，说是床位周转不过来。“三个月后回来拆石膏吧。”医生冷冷地说。抗美真想站起来质问他们：贫下中农在你们心目中到底是什么位置？！

然而她站不起来，并且那时她已经知道，如果她不是知青，不是延安上山下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代会的代表，她也早被赶出院，回康家沟躺着去了。

第二十六天，抗美的伤口拆了线。她也觉得自己的双腿接得不对劲儿，不等她有什么疑问，医生就叫她办手续出院。“你可是多住了二十天。”护士的口气，象是她占尽了风光和便宜，就因为她是新出炉的积代会代表。

没什么可说的，抗美又像一截木头那样被抬上了板车，拉到公共汽车站，汽车上，是一直在医院照料她的陪人朵松霖搂着她，松霖也是北京知青，在师大女附中时就跟抗美最要好。当二十多天的陪床，一点不比做农活儿轻松，端茶倒水，端屎端尿不说，就是夜里没床，只能搬个小木凳趴在抗美的床边睡觉，就让人够受。松霖在家是独生女，可是到了农村，多么艰苦的生活都得扛住，她的两眼布满了血丝。

这二十多天她们没吃过医院的饭，吃不起，幸亏村里的社员不断有人背着搭裢来送点白馍和红枣，每顿饭，抗美和松霖就二分钱买碗小米粥，就着啃干馍。

一天松霖从外面回来，递给抗美一个手绢包，抗美打开，竟是两个粉皮鸡蛋，抗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两个鸡蛋像两颗珍珠那样闪起光来。她问松霖是哪儿来的？松霖说反正不是偷的，你就安心吃吧，你看你瘦的。抗美说你不说我就不吃。这样

磨来磨去，朵松霖烦了，说，我用毛背心换的。抗美说你穿空心棉袄会生病的。松霖说还有毛衣呢，没那么邪乎。

松霖的毛背心，是她妈妈给她织的，烟黄色，上面有很规则的菠萝花。

历尽艰辛地回到甘谷驿，抗美看见关五叔和温生高来接她，可能是她的脸色过份苍白，关五叔转过头去，用破袄袖揉了揉眼睛。又是十五里山路，抗美觉得自己都快给颠散架了。

刚来康家沟的时候，抗美和松霖就住进康万年大爷的闲窑里，这回受伤回来，直接把她抬到了大娘的炕头。大娘已经煮好了红薯稀饭，刚喝了半碗，全村的乡亲几乎都来了，还拿了好些吃的，有的婆姨摸着抗美腿上硬邦邦的石膏直掉眼泪。

就这样，抗美每天睡在炕上，除了学学毛选，就是帮大娘纳鞋底、袜垫。

一天晚上，康家沟的邻村岳口要放电影，说是邻村，来回也有十五里，可这算不了什么，队长提前收了工，村里的男女老少相约着去岳口。这情况，是松霖回来告诉抗美的。抗美说，放什么片子嘛，松霖告诉她是《钢琴伴唱红灯记》。抗美因腿一点好转也没有，不愿一个人呆着，她问松霖你去吗？松霖迟疑了一会才说，想去，多久没听见钢琴声了。抗美马上说，你去吧，我没事。

全村的人都走了，抗美就着小油灯想写日记，可不知为什么她心里没着没落的，写不下去，她呆呆地望着小油灯，这灯是村里的后生吉小用墨水瓶做的，每天晚上，围坐在炕上，大娘纳鞋底、补衣服，抗美读红旗杂志，写日记，松霖写信，有时还和抗美一块捉虱子。吉小根本就不相信城里人身上没虱子，“人哪能没虱？”这是天大的理呢。抗美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接受虱子，她和松霖一发现，两个人就一块手脚冰凉，汗毛直竖，立即烧一大